

◆边走边思

回家

方乾

“有钱无钱，回家过年。”这句话令我最动容处，不在过年，而在回家。

谁还没有一个家？未必。少年时听过一首歌，叫《我想有个家》，歌中唱到：“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它；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；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它！”潘美辰唱得千回百转，我听得泪流满面。可见，有家可想，有家可回，就是人生的幸福。

然而，往往就有很多人未必深谙其义。少年的时候，家是我们成长的地方，可在少年看来，家却是温柔的枷锁，总是一心一意要挣脱家的羁绊，要跑得远远的。我是这样，我的孩子也是这样。父母亲看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只能默默地拭去眼角的泪花，在心中埋藏千言万语，转身守着空巢，期待所谓倦游的少年有一天能够回家。

人到中年，经历了千辛万苦，也有了自己的家，免不了油盐柴米琐碎碎碎，锅碗瓢盆叮叮铛铛。家是我们践行责任的地方，我们走不脱，逃不开的是这份责任与担当。不是无处可去，而是无可奈何，必须回家，继续面对原本不想面对的一切。平常人的日子就是这样，在与家的纠缠不清的情绪里，往返于离家回家的困惑中，渐渐体味出家的本质。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感慨：“城外的人想冲进来，城内的人想逃出去。”中年赵普在他的视频里问，为什么一根细细的绳子就能拴住一头牛，在田间劳作一生？他悟出了其中的道理：“牛的鼻子太软，怕疼；我的人生太短，怕输。”而生

活就是一根普通的绳子，将我们拴在不同的现实和责任当中。中年时家的况味是欲说还休，欲罢不能，最后一切野心与妄想终于妥协于现实，家便成为生命中实实在在的存在。你也终于逐渐回味出家的真实意味：即便已经一无所有，还有一处可以安放身心的城堡。心若无处可安放，行至何方不流浪。家指示子女的归途，家标志自己的归宿。关于家的观念，就是这样根深蒂固。

人生苦短，转眼少年不再，中年渐远，我已步入老年。晚年的时候，家是我们眷恋亲情的地方。年迈的父母守着一个家，一边天天盼着儿女能回家，一边深刻地理解年轻人要开拓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，无暇他顾。如是，老两口每天早上出门互相叮嘱：早点回家。俩人开始醒悟，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，而是一个需要时时用爱来温暖的地方；不仅需要彼此认同，还需要彼此包容。经历了人生的风雨，也体味过风雨中的惶恐与不安的折磨，一切归于平淡之后，终于到了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时日，家的温馨渐渐散发出迷人的气息。

所谓鸟恋旧林，鱼思故渊，恋旧巢，思故乡，人之常情。人终归会回到他原先出发的地方。回家，夕阳西下了，即使霞光满天，也只是照见了倦鸟归林。人老了，不是已经见识了世界而是看清了自己，能够放下过往的执念，重新审视生命，不再苛求所谓的价值与意义。无可无不可，自然是一种全新的境界。回家至此，不禁口占一绝：老来始知万事空，幸有旧巢可存身。少年心事随云散，数星观月一闲翁。

◆儿女情长

藏在草莓里的爱

徐兰英

那年我因故下岗，不能从事心爱的幼教工作，心灰意冷，又不甘心找其他的工作，几个月没回娘家看望老父亲。

父亲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近来可忙，告诉我家里草莓熟了，叫我回去摘草莓。

我很喜欢吃草莓。新鲜的草莓娇艳欲滴，吃起来酸甜可口。小时候我家没有栽草莓，父亲去村里要好的王叔叔家玩，总不忘在口袋里装一些草莓，带回来给我们姐弟尝尝，我们

几个人常为吃草莓争得面红耳赤，父亲后来找别人要了一些秧苗，栽了一分地的草莓。

草莓比较难种，不宜干也不宜涝，不宜过密也不宜过稀，到了寒冷的冬天，还要盖上薄膜，以免冻死。

草木返青，草莓悄悄冒出细如米粒般大小的花骨朵儿。天气转暖，叶片上藏着的花骨朵变成一朵朵洁白无瑕的小花，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星星，又如一个个精致的小灯笼。约过半个月，成熟的草莓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色玛瑙，镶嵌在绿叶之间。熟透的草莓不易留。从第一次摘草莓开始，父亲就盼着我们回去，从早盼到晚，从周始盼到周末，然而我们忙于生计，很少回去。父亲便摘了草莓去市场卖，买点柴米油盐。

那年，弟弟因工作调动去到马鞍山，上班时常从我家门口过。有一次，父亲让他带一袋草莓给我，足有两三斤。还没到家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方便袋，撕掉保鲜膜，只见红彤彤的横七竖八的草莓上面整整齐齐地放了一千块钱，拿着钱，我顿时泪湿眼眶。

我用父亲的钱，又凑了一些钱，开了一家文具店，同时兼做家教工作。日子虽然还有些难，但我终于慢慢走了出来。我知道，那是父亲给予我的力量。



寂静

李海波
摄

◆流年碎影

年画

黄骏骑

往日乡间过年，年画不可或缺。

春节张贴的年画，一年下来，蒙上灰尘，泛黄老旧。腊月里，年还隔得老远，父亲就要取下旧的年画，请来瓦匠师傅用石灰水将墙壁粉刷一新，又从街上的画摊上买来新的年画，有老寿星逗仙鹤、胖娃娃骑鲤鱼、牡丹花上飞彩蝶，再来一幅喜鹊闹红梅，全都是喜洋洋、簇簇新的好模样。这几样年年都有，没有谁会嫌重复。过日子的愿望简单直接，带点童话色彩。“花开富贵”“年年有余”“添福加寿”“五谷丰登”，张张年画饱含着人们对未来沉甸甸的希冀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，也烘托着新年的气氛，渲染着新年的喜悦。

年画作为宣传画的一种，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，在上个世纪曾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，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
那个年代，不论是机关办公室、工厂厂房还是农家的堂屋，典型的装饰就是正中张贴一张领袖画像，两边配有“听毛主席话，跟共产党走”的对联。两面的墙上，都会张贴几幅鲜艳、喜庆的宣传画，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，很有些生机。新人结婚，贺喜的礼品多是一个搪瓷脸盆或铁壳子水瓶外加两幅画。新房里当然也少不了要张贴男女青年并肩战斗地的宣传画。不仅新华书店卖宣传画，公社的采供站乃至大队代销点都有出售，方便得很。

印象中，领袖人物是年画的主角。曾有一幅年画，毛泽东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装，神采奕奕，慈祥地看着身边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，女童穿着红色方格裙，手中捧着和平鸽，幸福溢满脸庞。这幅画的主题是反映翻身得解放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和平幸福的生活。《毛主席和各族人民在一起》这幅画里，少数民族少女的服装非常鲜亮，是年画的首选。

宣扬英雄人物的大无畏精神，也是年画的一个重要题材，多是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，董存瑞舍身炸碉堡，杨根思手持爆破筒冲向敌阵，邱少云静卧在烈火中的画面。这些年画，记录着社会风云的变幻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受到群众欢迎。年画前经常围满农村知识青年、中小学学生。他们一边

一幅一幅地念着上面的文字，一边热烈谈论：“这些画好，画的都是真人真事。”

在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热潮中，雷锋手握钢枪，英姿飒爽；擦拭汽车，一丝不苟；在驾驶室里学“毛选”，如饥似渴……这是根据照片印刷的宣传画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这些年画告诉我们，为了精神的信仰、生命的追求，许多英雄的生命定格于英年。然而，他们用短暂的生命，诠释了共同的人生信念，留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。

那个年代，有一个共同特点：画面上的工农兵形象高大、完整，精神饱满，满面红光，色彩以红色为主，以简洁明快的主题带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。人物的举手投足，都从某个侧面再现当时的生活，彰显人们从艰苦劳作到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。主人公以体格健壮、朝气蓬勃、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男女青年为主。当然，还要有意淡化男女差别。至于以山水花鸟虫鱼为题材的宣传画，就不多见了。

有一个时期，政治环境相对宽松，电影、戏剧、杂技等剧照印制的年画，很受群众欢迎。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、昆剧《十五贯》、京剧《甘露寺》的剧照，我家的堂屋都曾张贴过，引来正月拜年的亲友边观看边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剧情，父亲则在一旁夸奖我这些年画选得好。

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风靡全国。天上乌云翻滚，身材伟岸的毛泽东肩背布包，手拿雨伞，目光炯炯，迈着坚定的步伐……在我看来，它无疑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精品力作。后来，宣传“封资修”内容的年画一律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”，印有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革命样板戏剧照的年画开始走红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社会进入多元化，作为承载一个时代及那个时代芸芸众生难以忘怀的年画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印有电影女明星的彩色挂历。近些年，农村住房条件大大改善，家家户户盖起别墅，装修也十分讲究，不再在客厅里张贴年画，多是悬挂嵌有风景画或书法家作品的玻璃匾额，显得富丽堂皇，既雅致又气派。

